1

手中喝了一半的汽水突然被抢过，小新茫然的还没来得及转过身，耳边就传来小清的声音：“好热啊今天。”咕噜咕噜。“喂，这汽水不够冰啊！”

“是有点。但你干嘛老抢我汽水喝，想喝自己去买啊！”

反驳了一句却迎来更具气势的批判。

“喝你几瓶汽水怎么了，之前我舍身救你的恩情稍微偿还一点不过分吧！”

小清说的是五年级的事，那时小新还没开始发育，个子小小的。在学校里常常被欺负，但小新也不是软弱的人，一被欺负他就找老师告状，那些人就被老师教训。每当这个时候，一放学小新立刻撒腿就跑，不然会遭遇他们的围殴报复。应付初级的校园欺凌，小新已经得心应手，但小学生的苦难往往不会这么简单。那天小新遭遇了自三年级玩秋千甩出去摔破头和四年级骑自行车摔断手以来最大危机。那凶猛的生物本该被锁着链着，但它没有，自由使它兴奋而不计后果。当它自在的翻着垃圾桶时，突然一个小角色跑过，速度不快却激怒了这头野兽。而当小新反应过来时，那汪汪叫的大狗已经越来越近，小新从来不是胆小的人，但他此刻怕了，他知道自己跑不过这四条腿的畜生，似乎已经可以想象到那大狗锋利的牙齿轻易撕裂自己的模样了，虽然他害怕极了，但他还是决定停下脚步，决定英勇的与之一战，正当他下定决心时，一个漂亮的飞踢，穿着裙子的小清闪亮登场，下一秒，那狗就奥奥的跑开了。虽然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但这阳光下女孩奋力一踢的模样，已铭刻在小新心中。

“当时你哭得可大声了，眼泪鼻涕一起流，还大喊救命，可是我救了你的小命。”

“对不起，是我错了，请别再说了。”

小清嘴角划过一个得意的弧度，转过身往校门口走两步，回头看小新还呆在原地，喊道：“走啦，回家啦。”

2

小新站在家门口，盯着门看了一会，随即掏出钥匙开了门。有些年代的铁门知呀一声被推开，橘黄色的晚霞就照进本是一片黑暗的房间来，里边相当杂乱，随处摆放的椅子和地上的旧报纸，洗手池里堆着几幅碗筷，水龙头缓缓地滴出水，滴答滴答，一滴一滴。小新默默的关了门，打开窗户，然后屋里就有些亮堂了。小新走到父亲卧室门前，门紧闭着，敲了敲门，没有反应，打开门看见父亲躺在床上刷着手机，手机的光照在他的脸上，忽明忽暗，毫无表情的脸上也似乎显得有些变化。

“爸，我回来了。”

“嗯。”

于是小新上楼，放好书包，然后洗碗做饭。家里静悄悄的，不一会天暗了，于是就亮起了灯，再过一会，灯也灭了，小新也进入了睡梦中。

3

“今天是星期几啊？”

“周三咯。”

“才周三？还要上三天的学啊！唉，也不知道我顶不顶得住！”

“今天也算进去嘛？”

“肯定啊，今天还有半天呢。对了，放学后跟我去一个地方。”

“哪啊？”

“去了你就知道了。”

“好吧。”

下午的时间在蝉鸣中显得格外漫长，小新打了一个又一个的哈欠，直到被班主任叫到后面罚站。说来奇怪，这样时间就过得飞快，小新眼睛盯着黑板，脑中却神游天外，然后就被下课铃声惊醒。

走出教学楼，就看到小清在树下向他招手。

“听说你下午被罚站了？”

“你咋知道？算了，去哪，走吧。”

“走走走，先去买汽水。”

小新白了她一眼，但还是去买了两罐百事可乐。

“怎么是洁厕灵啊？”

“不喝拉倒。”

“算了，今天就凑合凑合，下次不许这样了。”

小新无言以对。

接着小新就被小清拉着，走出校门，围着学校走了半圈，就到了小树林里。这时正值放学，这里很是冷清。

“小清，我们要去哪啊，我得回家做饭了。”

“嘘！小声点！就在前面。”

小新摸不着头脑，但还是跟着小清走着。不一会儿，小清停下来，一边示意安静，一边指向一个方向。小新望过去，见着一个熟悉的身影。

是语文老师，只不过他举止奇怪。似乎是抱着一棵树在亲吻，甚至还动情的闭上了眼，好似他抱着亲的不是树，而是与之热恋的恋人。小新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以至于不知如何评论。这时语文老师和树分开了，嘴角带笑，嘴唇不停闭合张开，又好像在和树说着情话。说着说着，眼睛突然转向这里，二人吓了一跳，顿时撒腿就跑。

在分开的三岔口，小新和小清强调：“这事就你知我知，最好不要告诉别人了。”

小清纳闷道：“为啥？”

小新想了会，说：“不知道，只是觉得这样比较好。”

“行吧。”

4

“你妈回来了。”

小新还在想着刚刚小树林里看到的，打开铁门，迎面而来的是收拾整齐的房间，正在做饭的父亲，以及他扑头盖脸的话语。

“妈？”小新好像没听说过这个词语，重复了一遍。

小新是没有妈妈的概念的，他记事起就没见过母亲，只有消沉的父亲，不在打工便躺着睡觉或刷手机。小新从来没听父亲提及母亲，他也没问过，他已经习惯了。所以家的感觉对小新来说是灰色的，父亲也是如此，母亲也是如此。

“嗯。房间里休息呢，累坏了，今天你就别打扰她了。”父亲没回头，炒着菜。“我在做你喜欢的炒茄子，马上好了，你坐着休息一下吧。”

父亲的语速很快，似乎还没平缓激动的心情。小新有点手足无措，他从来没喜欢过炒茄子。他坐着，看见父亲围着不合身的围裙，奋力的炒菜，透露着活力，似乎年轻了十几岁，只是两鬓依旧斑白。

“炒茄子好像我也不讨厌。”小新想。

5

第二天没有语文课，小新很开心，这样他就不用面对语文老师了。但他又开始忧愁，明天有语文课啊，万一语文老师报复为难怎么办。他又安慰自己，也许老师根本没看到是谁，根本不用担心。

小新纠结了一整天，熬到放学。正要踏出校门，却听见背后传来自己的名字。

“小新，来我办公室一下。”

是语文老师，小新瞬间眼睛有点发黑，只觉小命休矣。他埋怨起小清来，不是她，自己怎么会遭遇这种处境！

到了办公室，除了语文老师外空无一人。

老师看着小新，沉默良久。小新也不敢发声，办公室就十分安静了。外边传来放学学生的嬉笑打闹，还有有气无力的蝉鸣，小新突然有些烦躁。

“你看到了？”老师终于发声。

小新心里一沉，果然还是看到了自己。

“对……”

“唉！”老师长叹，又道：“小新，你知道人和人是有很多不同的吗？”

“知道。”小新迷惑，但人不可，至少不应该。但他没有说出来后面的想法。

“你知道我四十多岁为什么没有结婚吗？”

“不知道。”小新看着老师光亮的额头说道。

“之前也尝试过接触女性，但我还是没法接受，这样对女方也不好。”沉默了半晌，又说：“之后我认清了自我，我是喜欢男人的，这一点我是无论如何无法否认的。”又是沉默。

小新面无表情，好像觉得这只是一件小事。

“我在网上了解了很多，很多人先天或后天都是这样的，但由于世俗的眼光，他们要么压抑自己，要么自暴自弃，但这对自己对家人都是很大的伤害。”说着，老师声音有点哽咽。“我有一个男朋友，这让我承受了很多，虽然我知道我没有错，但身为一个老师，有这样一层角色终究是不好的，所以我一直小心，也在忍受压抑。那天实在受不了，和男友见了一面，但还是被你看到了。”

“男友？”小新心里纳闷。

老师顿了顿，又说：“我不想失去老师的工作，我热爱这份工作，所以我恳求你不要告诉别人，好吗？”

虽然小新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尖，但他好像能感受到老师两道炙热的目光。

“嗯，我保证。”小新平淡的回应，但他心里起了轩然大波，同时也充满了深深的疑惑。

“太好了！老师谢谢你！”语文老师长叹一口气，但好像又想到了什么似的，又问：“你有把这事告诉别的同学吗？除了你还有谁知道？”

“我没说，但小清也看到了。”

“小清？不是我们班的啊，她是哪个班的？”

正要脱口而出时却卡住了。对啊，小清哪个班的来着？

“我忘了，不过我和她说了不要告诉别人的。”

语文老师无法，也只好说：“好吧。”

这时，橘红色的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正好照在语文老师脸上。他光亮的额头反射了部分太阳光，显得晶莹剔透，脸上也被光照着，染上橘黄色，眼眶红红的，眼角似乎还有些湿润，小小的鼻子下面是硕大厚实的嘴唇，丑陋却显得真挚。

“时间不早了，你回去吧。”

“老师再见！”小新撒腿就跑，头也不回。

出了校门，小新驻足，四处望了望，没看到小清，这么晚了，她早回去了吧。

6

站在家门口，掏出钥匙，正要开门之际，门却从里侧打开，是父亲。他带着微笑，和蔼的说：“回来了啊，今天怎么这么晚。你妈做好了饭菜，等了你好久，快进来吧。”然后父亲就转身回屋，坐在桌子边了。

小新跟着进屋，只见桌子旁立着三把椅子，桌子上摆了三副碗筷，父亲面带笑容的坐在一边，另外两把椅子空无一人。

“那……妈妈呢？”小新没看到所谓“妈妈”的影子。

“不就我旁边坐着吗，你这孩子。”父亲望向身旁的椅子，面带笑容又投出无限深情。

“你旁边哪有人，爸你没事吧。”小新确信屋里只有两人。

父亲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先好像在安慰身旁的母亲：“孩子多年没见，突然见面肯定有抵触心里，别伤心啊。”又转过头来严肃的对小新说：“小新你太不像话了，妈妈是一段时间没和我们一起生活，她也是有苦衷的，你怎么能这样无视她！”

“哪有什么妈妈？屋里就你和我啊。”

父亲顿住了，神色狰狞起来，嘴唇甚至因为生气而微微发抖。

“今天晚饭别吃了，滚回房间！”

小新吓一跳，父亲从来没有发过如此大的火，记忆中他一直唯唯诺诺，表现的对什么也不感兴趣。这次的脾气吓到小新，他默默的回房，背后还传来父亲话语：“不！今天就不让他吃饭，让他长长记性，你别给他求情了，太不像话了！”

回过头，只看见黄色的白炽灯下，父亲侧坐在椅子上，面向另一把椅子，对着空气说话。他的神情时而忿忿，时而欣喜，时而深情，时而窘迫。

“真是荒唐。”小新想。

7

上学路上，小新碰到小清。

“你昨天去哪了？”小新问。

“去哪了呢？”

“这是什么回答！话说我爸好像疯了……”

“嗯？”

“他说我妈回来了，我却看不到她……”

“看不到是什么意思？”

“就我爸说我妈在那，可是我怎么也看不到，但我爸就能看到，就像……”

“就像你语文老师亲树一样？”

“对对对！你知道吗，语文老师是同性恋，他说他那天是在和他男友约会？”

“啊？”小清突然大叫，引来路人注目。

“你别这么大声啊！这事还是不要外传。”小新赶紧捂住小清嘴巴。但感觉这样就好像在胁迫女高中生，又匆忙拿开手。但路人似乎没注意，又各自行路。

“哦哦哦。”小清小声的说。“那他们都疯了？”

“我不知道。”小新皱着眉，抬头看漂过的云，忧愁的说：“也许是我疯了。”

“哈哈哈哈哈哈！”小清被小新逗乐，接着无情嘲笑。“傻逼。”

8

自那以后，小新每天在家都小心翼翼，生怕招惹了这位看不见的妈妈。但渐渐地小新发现，只要自己“昧着良心”，在父亲在场的时候承认母亲的存在，就比如回家时从“爸，我回来了”变成“爸妈，我回来了”，再或者吃饭父亲给自己夹菜（之前父亲从来不会这样）时，说句“谢谢妈”，父亲就会十分开心，不到几天，他整个人变得精神了，吃饭时还会主动分享打工时遇到的有趣的人或事，甚至还描绘自己好好工作挣了钱三个人一起生活的的图景，只是每当这时，他又不好意思的挠挠脑袋，又说还早还早，现在先努力工作。小新也被这温情打动，看着父亲旁边空空的椅子，似乎真的上边坐着一位“妈妈”，她柔情似水，面带微笑的看着父亲，就好像父亲看向她。渐渐地，小新的笑容也多起来。

9

晚霞下，二人正结伴回家。这时正是五六点，太阳掉下不少角度，只是还没完全落下，躲在云后面，染出一大片艳丽的火烧云来。

“我发现你最近天天在说你爸爸的事诶。”

“有吗，那又怎么了。”

“说你爸的事倒是无所谓啦，可你也说了不少你‘妈’的事呢……而且你最近脸上一直笑嘻嘻的，很恶心诶。”

小新一愣，脸上的笑容凝固，狡辩道：“我哪有一直笑，而且我没妈妈，我说我妈一定是在说我爸的事啦！”

“那你希望有一个妈妈吗？”

小新似乎被问倒，沉默了一会，慢慢说道：“……我不知道，我现在都十八岁了，现在感觉有没有都无所谓了。不过我爸最近这么开心，我从来没见他这样过，如果这是他的一个梦。”顿了一会，他平静的说：“那我希望他能把这个梦一直做下去吧。”

听到这话，小清侧过头来，盯着小新，秀丽的脸庞上，棕色的眸子深深映着小新平静的脸，盯了好一会儿，好像要把小新看透。

小新感受到目光，被看得有点不好意思，脸上的平静也融化了，局促的说：“看啥呢？”

小清又转过头看向前方，说：“没什么，只是觉得你好像长大了。”  
 “我都十八岁了！”

“这他妈是八岁？”

“是十八岁！”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

这时，太阳落山前甚至还从云后面探出头来，落日的余晖就瞬间投向万物，也照着他们，把他们的影子拉的越来越长，再过一会儿，天就暗了，路灯闪了闪，亮了起来。

10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到了八月中旬，夏天本该过去，但今年它似乎要在逝去前拼命反抗什么，温度越来越高，整个小镇被折腾的了无生气，白天大街都没什么人。但学校里除外，这群荷尔蒙满溢的少年少女们有发泄不完的力气，即使是最热烈的阳光也不能使他们稍稍安静一下。他们费尽一切努力在发掘和谈论一切可以讨论的人或事，以此满足越渐强烈的好奇心。

然后突然有一天，学校里都在谈论某位语文老师的事。说他是个变态，对着空气和树发情，甚至还能在学校论坛看到视频。小新虽然在学校没什么朋友，向来独来独往，但还是从各个学生讨论组路过偶尔得到只言片语，从而拼凑出来——语文老师的事暴露了。小新开始忧心忡忡，他守口如瓶，小清也大概率不会外传，只有可能是其他人看到并传播的。他担心语文老师的处境，又害怕语文老师觉得是他不守信用。惴惴不安之际，他突然产生去找老师谈谈的冲动，但他没有，他只是紧张着，不安着。

那天是周二，第二节是语文课。语文老师走进教室，下边的学生吵吵闹闹，有的对老师指指点点嬉笑着，有的埋头大睡，有的安静等着上课。老师站在讲台上，面无表情，默默地注视下边的学生，渐渐地，大家都安静了下来。

“这节自习。”是毫无波澜的语调。

学生又开始窃窃私语了。但老师只是坐在讲台上，看着前方发呆。

“零零零零。”

下课了，语文老师站起来，走出教室。对此，小新的记忆有些模糊，他走出教室之前，似乎转头看了小新一眼，又好像没有。但那张老师的脸清晰的镌刻在记忆之中，面无表情，眼神冰冷。

伴随着铃声，外边传来欢快的哗然声，一如既往是吵闹的学生们，但突然间，这吵闹声就变得惊恐，最开始是远远地一两声惨叫，但马上，这惊恐就像传染病一样迅速扩散开来，不一会儿，就传到小新的耳朵里，语文老师跳楼自杀了。

11

对于老师之死，学校里众说纷纭，一开始，大部分老师和学生都赞同是流言蜚语打败了这么一个中年男人。大伙都变得正义凛然，用审视的目光去寻找一切戏说老师的“坏家伙”，但奇怪的是，当时几乎全校惊动的热门话题讨论，现在却找不到几个始作俑者，大伙都撇清立场，又互相指责，有几个女生被抨击的当场痛哭，然后第二天请假不来上学。

但渐渐地，风向又变向批判老师是个软弱的家伙，一个成年人的心里不应该这么脆弱的。大伙开始宽容的批评起他来了，说什么人有些奇怪的爱好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只要不危害社会，但心里应该强大，不至于轻易就被击垮。

然后又有小道消息，语文老师口袋里留下的物件被公开，引来新的议论。那是一张纸条，上边只写了“他去哪了”四个字。这封算得上遗书的纸条让老师的自杀显得扑朔迷离了起来，学生们又化身福尔摩斯，纷纷提出自己的推理。

只有小新听到这消息时当场愣住，如遭雷击。

回到家里，父亲仍充满活力的与“母亲”说笑。只是在小新看来，再也没有温情的意味了。

12

“小新！”

“嗯。”

“你最近咋了，一直闷闷不乐的。”

“没有吧。”

“是因为语文老师的事吗，这事都过了一个礼拜了。难道你和语文老师关系很好吗？”

“还记得他口袋里的字条吗？”

“当然，是‘他去哪了’这四个字对吧。”

“嗯，这个‘他’你觉得是谁？”

“我哪知道，反正肯定不会是你。”小新沉默了一会儿。小清却大惊小怪起来：“不会真是你吧！”

“我觉得指的是是老师的恋人。”

“那棵树？”

“是老师幻想的男人吧！”

“对哦，这么说似乎很有道理。”小清接着道：“那不是他幻想的吗，怎么会找不到而去问在哪呢？”

“我不知道。但我觉得可能是老师通过学校的谣言，甚至有可能还看了论坛上的视频，就知道了他所谓的恋人只是他的幻想。”

“那这么说，老师之所以自杀，不是因为学校里的谣言，而是……”

“因为无法接受自己的恋情只是幻想吧。”

“……这已经没法得知真相了，老师已经死了。那你也没必要在这一直纠结下去吧。”

“我是担心我爸，如果他得知‘妈妈’是假的，他会不会也像老师一样崩溃而自杀。”

小清愣住了，接着磕磕绊绊的说：“不……不会吧，我相信……叔叔不会这样的。”

“但这样一直下去也不行。”

“所以你？”小清有点讶异的看着小新。

“我要让我爸醒过来！”

小新眼神里透露出从未有过的坚定。

13

这天，小新回到家。眼前只有父亲坐在桌旁，他依旧在和旁边的空气说笑。

“爸，妈，我回来了。”

“嗯，坐下吃饭吧。”

小新顺势坐下，拿起碗筷，夹了一颗青菜，说：“爸，妈，你们结婚多少年了？”

小新父亲稍一思忖，回答道：“有二十二年了吧。”

“我今年十八岁，那就是你们结婚四年后才生的我？”

“那就是我记错了，我们结婚才二十年不到，记得结婚第一年就有了你。”父亲回忆着，又对旁边的空气微笑。

“这样啊。妈多少岁了？”

“我今年三十岁了。”是父亲的声音。

“那妈十二岁生的我？”

“小新！你问那么多干嘛，你妈记错了年龄，不要再问了！”又是父亲，只不过是粗暴的回复。

“好，我不问了。这么多年没见面，我给你们拍张照片作纪念吧。”说着掏出手机。

父亲却显得极度不耐烦，挥挥手：“不了不了，都老夫老妻了，拍什么拍。”

但“咔嚓”一声，小新已经按下拍摄键。

然后他把手机放到父亲眼前，一字一句的说道：“爸，你该醒醒了。根本没有什么妈妈。”

父亲看了只有他一人的照片，瞬间眼睛发红，整个人狂暴起来。“啊啊啊”的痛苦的喊叫，又掀翻整个桌子，要去抢小新的手机，但小新早早退后打开门，一堆白色外套的医护人员鱼贯而入，压制了失控的父亲。父亲狂怒，无可奈何，最后只是呜呜的哭着，就像一只饿肚子的野狗一般，随即被拉出门外，送进救护车。

小新看着一片狼藉的家，听见救护车笛声越来越远，他长舒一口气。

14

“小新。”

“嗯。”

“你爸怎么样了？”

“情绪还很低落，不过已经可以正常交流了。谢谢你那天帮忙打120。”

“没事，我什么也没做。对了，我是来和你告别的。”

“告别？”

“我要毕业了。”

“高考不是还很远吗。”

“不是的。”小清轻轻地摇头，又说：“你已经长大了，不需要我了，所以我可以毕业了。”小清露出些许寂寞的笑容。

“我不明白。”

“你明白的，你只是没有接受。再见了，小新。”

小清越走越远，小新想追上前却怎么也追不上。他着急的大喊：“小清！”

“小清？”小清回头，说：“小清是谁。”

仔细一看，却是小新的脸。

……

小新醒来，发现泪水浸湿了枕头，他好像做了一个很长很长，悲伤但不留遗憾的梦。

他擦了擦眼睛，打开窗帘，温柔的阳光照进屋子。小新梳洗了一下，上学去了。